

文心雕龍

龍 雕 心 文

標點者 侯毓珩

上 冊

1 9 3 1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緒論

中國的文壇，自從詩騷開其先河，兩漢承其流風以來，真是一作者輩出，代不乏人。——雖時代有先後，風氣有盛衰，影響到文章的品質不能不顯着高低與好壞；然而它在歷史上綿延持續垂三千年之久，從沒歇絕，中間且曾激起過壯闊的波瀾，滿放過璀璨的奇花，直使它的末流餘波依舊浸潤着現代的領域，它的殘芳賸采一樣地牽縈着現代的人心。這的確不是偶然的事實。無論你怎樣地反對因襲，怎樣地打破傳統，可是這一條繫着無數已往作家的生命的長綫，我們總不該否認它，而輕輕地一任它中斷漂散吧！於是不能不有窮源竟委的「文學史」——出來肩這究極流變的擔子了。

但是時至今日，著作林中卻還沒有見到一部使人滿意的中國文學史。即就商權利病，指陳得失的批評文字說，也只在各家的集子裏散見一些片

鱗斷爪，而很少統系分明，條貫秩然的撰作。東漢時桓譚的新論和王充的論衡，雖都有雜論篇章的話，然新論久已散佚，傳流下來的不過幾句；論衡的目的不專在論文，也當不得文學的批評。後來晉朝的摯虞撰文章流別論，李充撰翰林論，似乎是論文專書了，但也只有輯集的叢殘而不見它的全體，影響便不見大。至於魏文帝的典論和晉陸機的文賦，當然算得曲盡甘苦的文字，然而或嫌挑剔，或涉瑣屑，終於不免偏激和疏闊，而難饜一般讀者的渴望。曠觀古今，求其體例嚴整，批評精闢的論文之作，恐怕只有那部膾炙人口的文心雕龍！

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，字彥和，東莞人。仕梁爲東宮通事舍人，遷步兵校尉。後來出家爲僧，法名叫做慧地。梁書和南史都有他的傳。他生平事業最值得稱道的，便只在這五十篇的文心雕龍。五十篇中的序志是他的自序，真正

論文的只有四十九篇。據他自述，本極自負。他說：

予生七齡，乃夢彩雲若錦，則攀而採之。齒在踰立，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。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，大哉聖人之難見哉！乃小子之垂夢歟！自生人以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讚聖旨，莫若注經，而馬鄭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。詳其本源，……宜體於要，於是搦筆和墨，乃始論文。

固然他的夢寐之言是要託聖自尊，依舊不能擺脫時代之網，但他那種立意不肯步人腳跟而堅欲自成一家的精神，實在值得我們的贊仰。所以一千五百年來此書竟不能廢，而歷來衡文諸家每多稱引以爲評論的標準了。

此書自原道以下二十五篇，專論文章的體製。神思以下二十四篇，雜論文章的技術。合上那篇序志，乃成五十篇。他自己便這樣說：

文心之作也。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。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若乃論文敘筆，則囿別區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彰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。上篇以上，綱領明矣。至於割精析采，籠圈條貫，摘神性，圖風勢，苞會通，閱聲字，崇替於時序，褒貶於才略，怛悵於知音，耿介於程器，長懷序志，以馭羣篇。下篇以下，毛目顯矣。位理定名，彰乎大易之數，其爲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〔序志篇〕

以此，他那四十九篇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兩大組：所謂「上篇以上」，「便指原道以下的二十五篇」；所謂「下篇以下」，「便指神思以下的二十四篇」。這兩大組篇目的相次，乃復自成系統，各具條貫而不相混。前一組論體製的流別，以爲「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」，「〔原道篇〕故託原道爲之一極」；「後一組論技術的工拙，以爲「才之能通，必資曉術」，「〔總術篇〕故取總術爲之一樞」。樞極既建，於是凡所論列，便好似滿盤散錢都一一地上了串子了。

他以為文章之極必「原乎道」，自然凡百文體都由「道」生。但「道」一之爲言，究嫌太玄，必有所徵，乃始平實。所以他根據了「先王聖化，布在方冊，夫子風采，溢於格言」，「徵聖篇」的理由，便在原道之後繼以徵聖，而「三極彙訓」其書言經，經也者恆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，「宗經篇」故徵聖之後又承之以宗經。宗經篇說：「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，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，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，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，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。」於是各有統紀，流別自顯了。故自易而出的，有論說。自春秋而出的，有史傳和檄移。自禮而出的，有祝盟，銘箴，誄碑，封禪和哀弔。自書而出的，有詔策，章表，奏啓，議對和書記。自詩而出的，有明詩，樂府，頌讚。但他又說：「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，奇文起，其離騷哉！……其文辭麗雅，爲詞賦之宗。」「辨騷篇」故詩之外旁出有辨騷，騷之後沿流有詮賦，所謂「賦也者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也。」「詮賦篇」賦的末流，聲貌始廣，於是又衍爲諧隱和雜文——這便

是他所認爲出自五經的正宗文體。然而「立聖創典，素王述訓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」，「原道篇」所謂「經顯聖訓也，緯隱神教也」，「正緯篇」是經訓之外固不能遽沒緯候之書了。所以他在「徵聖」之餘，旁出正緯。至於諸子爭鳴，一繁辭雖積，而本體易總，述道言治，枝條五經，「諸子篇」所謂「合其要歸，亦六經之支與流裔」，「漢書藝文志」是經書而外固不能偏廢百家之言了。所以他在「宗經」之外，別存諸子——這便是他所認爲同原於道同徵於聖的旁統文體。

神思以下，評騭技巧，總術一篇，便是它的樞機所在了。它就這樣說：「凡精慮造文，各競新麗……自非圓鑒區域，大判條例，豈能控引情源，制勝文苑哉……夫……文……術有恆數，按部整伍，以待情會，因時乘機，動不失正，數逢其極，機入其巧，則義味騰躍而生，辭氣叢雜而至。」可見文章的關係於技術，實在是件不能辨飾的事實了。然而文情萬變，術非一端，將何取準，始得其

巧呢？解答此問，他有極簡覈的幾句話。他說：

才量學文，宜正體製，必以「情志」爲神明，「事義」爲骨髓，「辭采」爲肌膚，「宮商」爲聲氣，然後品藻玄黃，摘振金玉，獻可替否，以裁厥中。斯綴思之常數也。（附會篇）

他把「情志」「事義」「辭采」「宮商」分配於文章的全體，比之爲「神明」「骨髓」「肌膚」「聲氣」，確甚切合，也可算做「總術」的四大方面。所以他的論著便準對着這四方面而發。大抵神思，養氣，體性，風骨，通變，定勢，物色，諸篇，則涉論情志以淪神明；鎔裁，附會二篇，則裁制事義以立骨髓；章句，麗辭，練字，情采，隱秀，事類，比興，夸飾，指瑕，諸篇，則斟酌辭采以澤肌膚；聲律一篇，則調叶宮商以弘聲氣。此外獨時序，才略知音，程器四篇，不關文術，只是文章界的雜論而已。

這五十篇的編集，據序志篇所說「上篇以上」「下篇以下」看來，起初只分二卷。但隋書經籍志著錄此書，已作十卷，大約乃後人所分，便是現在所見每卷五篇本的由來。又據時序篇的末段，有「皇齊馭寶，運集休明……今聖曆方興，文思充被……經典禮章，跨周轢漢，唐虞之文，其鼎盛乎」等話，那麼此書的脫稿實在南朝蕭齊時。如今流傳的本子上大都題着「梁通事舍人劉勰撰」字樣，當然也出於後人的追署了。

元順帝至正乙未年（一三五五）此書在嘉禾刻印，隱秀篇中便有闕文。其後沿歷明朝弘治，嘉靖，萬曆年間，（孝宗，世宗，神宗時）凡經五刻，都仍舊貫。到了明末，常熟錢允治（功甫）自謂據阮華山宋槧本校補四百餘字，便是今本「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」以下的一「始正而末奇」一起，至「涼風動秋草」以上的一「此閨房之悲極也」止的一大段。然而清朝的紀昀，曉嵐便不信有此宋槧補闕之文，他說：

「其書晚出，別無顯證，其詞亦頗不類。如「嘔心吐膽」，一似摭李賀小傳語；「鍛歲煉年」，一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；稱班姬爲「匹婦」，一亦似摭鍾嶸詩品語；皆有可疑。況至正去宋未遠，不應宋本已無一存，三百年後乃爲明人所得。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，闕文亦同，其時宋本如林，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。阮氏所稱，殆亦影撰。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」

頗有精深獨到的鑑別。近人黃侃（季剛）撰有補隱秀篇，恐怕也是不信阮本而別爲補正的。但自清朝何焯（義門）以來，談文術的還多沿用它，則一時似也不可遽廢呢。

至於字句的舛譌，自來輾轉傳寫，當不能免。而從事校訂的也不少。據黃叔琳輯注本所揭，有下列諸家：

楊慎（用修）

焦竑（弱侯）

朱謀埠（鬱儀）

曹學佺（能始）

王一言（民法）

許天敘（伯倫）

謝兆申（耳伯）

孫汝澄（無撓）

徐爌（興公）

沈天啓（生予）

柳應芳（陳父）

俞安期（羨長）

王嘉弼（青蓮）

王嘉丞（性凝）

張振豪（雋度）

葉遵（循甫）

許延祖（無念）

鍾惺（伯敬）

商家梅（孟和）

欽叔陽（愚公）

龔方中（仲和）

許延禪（無射）

鄭胤驥（閑孟）

陳陽和（道育）

程嘉燧（孟陽）

李漢燿（孔章）

徐應魯（宗孔）

曾光魯（古狂）

孫良蔚（文若）

來逢夏（景禹）

王嘉賓（仲觀）

後學儒（醇季）

梅慶生（子庚）

王惟儉（損仲）

黃本卽據諸家校正者所勒成。注釋此書，本頗不易，所以注本極不多見。較古一點的，宋史藝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，但其書久已不傳。較近一點的，有梅慶生注本，但也不過粗具梗概，實在說來，未備的地方還多着呢。清朝乾隆初葉，北平黃叔琳既據諸家校本改正脫譌，又因梅注舊本重加刪補，遂成文心雕龍輯注十卷，卽今廣東朱墨套印的紀評本所從出。

叔琳字崑圃，康熙時進士，歷仕康熙、乾隆三朝，累官詹事，加侍郎銜。本爲歙縣人，因他的父親占籍大興，世遂稱他爲北平黃先生。所著有硯北易鈔、詩經

統說，夏小正傳注，史通訓故補注，顏氏家訓節錄，硯北雜錄等書，而這部文心雕龍輯注尤爲流行。據他的自序，輯注始刻於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那時他方在山東布政使任，付託雲間姚平山經理其事。後來開館纂修四庫全書時，紀昀即據此著錄，曾爲舉正二十餘事。因此，一般人便疑心這輯注不出叔琳自己的手筆，而是他的門客所撰集；遂有一「當時倉卒付梓，晚年悔之不迭」的傳聞之辭遺留下來了。其實小小舛錯，原無大傷，即紀昀也說「較之梅注則詳備多矣」，如果爲要尊重叔琳而把過誤推在門客身上，則更可不必從前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，唐朝李善的文選注，直到如今，羣推爲注釋界的不朽名作，稍具國學常識的人是誰都知道的。可是你要吹毛索癢地尋摘起來，怕也難免罅漏吧！

這是對於文心雕龍應有的介紹。

臨了，我們要說印行此書的緣由了，但是說來卻極簡單，原來這部一千五百年來最有力量的批評論著，在今日的著作界裏既沒有心雄裴李的人來供給彼善於此的新注，而讀者要求洞曉它的熱望卻又非常地迫切。於是這輯注本自然而然地執着不可侵侮的權威，而爲了解文心雕龍的唯一工具了！以此，我們認爲有印行的必要。

十五，九，廿六，侯毓珩。

文心雕龍 緒論

黃序

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，蓋藝苑之祕寶也。觀其苞羅羣籍，多所折衷，於凡文章利病，抉摘靡遺；綴文之士，苟欲希風前秀，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。若其使事遺言，紛綸葳蕤，罕能切究。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，什僅四三耳；略而弗詳，則創始之難也。又句字相沿既久，別風淮雨，往往有之，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，五倍於楊用修氏，然中間脫訛，故自不乏，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。余生平雅好是書，偶以暇日，承子庚之綿蕞，旁稽博考，益以友朋見聞，兼用衆本比對，正其句字。人事牽率，更歷暑寒，乃得就緒。覆閱之下，差覺詳盡矣。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，因共商付梓。方今文治盛隆，度越先古，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，咸有騰聲飛實之思，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，乃斯文之體要存焉，不可一日廢也。夫文之用在心，誠能得劉氏之用心，因得爲文之用心，於以發聖典之